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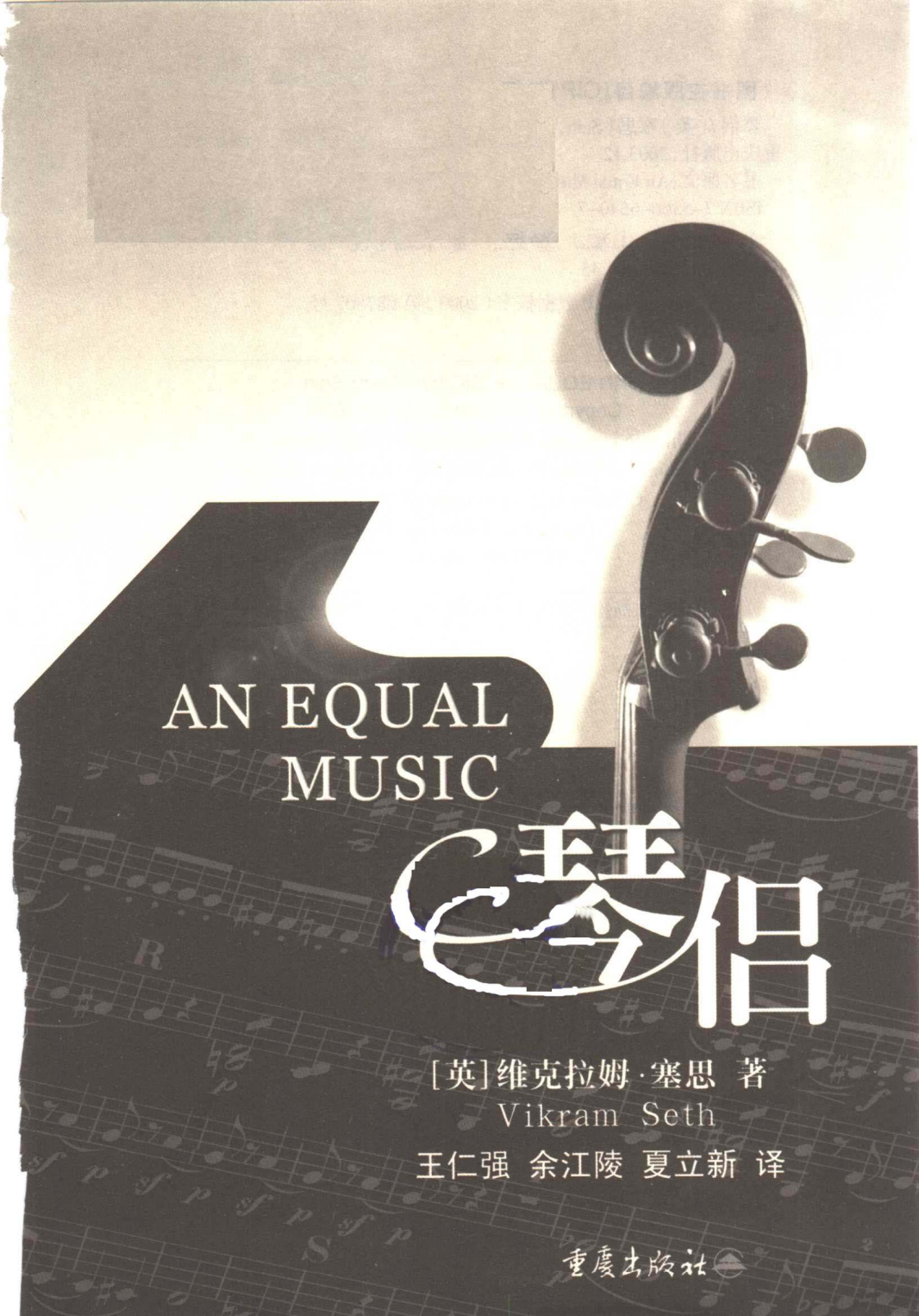
AN EQUAL
MUSIC

琴王 今偶

[英] 维克拉姆·塞思 著
Vikram Seth
王仁强 等译

迈克尔是一位小提琴家，住在海德公园北面。
他有一位法国女友叫维尔日妮，
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恋情人——
许多年前在维也纳结识的钢琴家朱莉娅。
一天，迈克尔在伦敦一辆行驶着的公共汽车上，
偶然瞥见了朱莉娅，
狂喜之余，禁不住追踪她……

重庆出版社



AN EQUAL
MUSIC

琴侣

[英] 维克拉姆·塞思 著

Vikram Seth

王仁强 余江陵 夏立新 译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琴侣/[英]塞思(Seth,V.)著;王仁强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3.12

书名原文:An Equal Music

ISBN 7-5366-6540-7

I. 琴... II. ①塞... ②王... III. 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7807 号

AN EQUAL MUSIC by Vikram Seth

Copyright © 1999 by Vikram Set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oenix, an
imprint of Orion Books Ltd, with the Marsh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 © 2003 重庆出版社

 琴 侣

(An Equal Music)

[英]维克拉姆·塞思 著

(Vikram Seth)

王仁强等 译

责任编辑 江 萍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彩色报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75

字数 339千 插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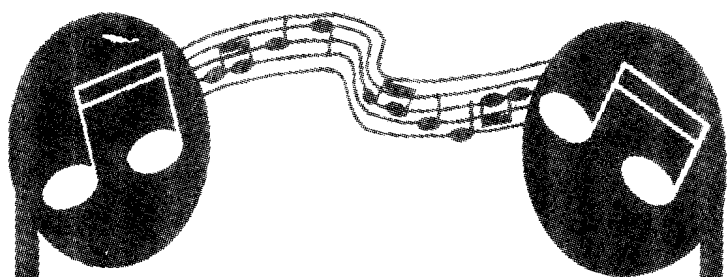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5366-6540-7 / I·1174

定价:22.00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5)
第三章	(113)
第四章	(168)
第五章	(244)
第六章	(289)
第七章	(336)
第八章	(380)





第一章

树枝光秃秃的，紫色的夜空掺杂了一点乳白色。四周静悄悄的，一点也不嘈杂。晚风习习，拂过湖面卷起阵阵涟漪。

夜深人静，鸟儿停止了鸣叫。过往的车辆飞一般地穿



过海德公园，几乎听不到噪声。

我摸了一下长椅，但没有坐下。就像昨前天晚上那样，呆呆地站在那里，凝视着瑟彭泰恩湖，久久的陷入了沉思。

昨晚，穿过海德公园回家时，我在人行道的一个岔路口停了一下。我感觉有行人在我身后也停了下来。我接着往前走，只听见身后的脚步声沿着铺满砾石的小径尾随而来。脚步声不紧不慢，似乎与我保持着一致的步调。突然，那人下定决心，加快步伐，走到了我的前面。观其背影，是一名身穿黑色厚外套的男子，个子挺高，与我不相上下——虽然没有看清楚他的脸，但从他步态和姿势来看，猜想是一位年轻人，脚步仓促，行色匆匆。不一会儿，就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贝斯沃特路。我没有急着穿过去，而是在马道旁边又停了下来。这时，我隐隐约约听见了马蹄声。不过这次马儿却没有现身。我左顾右盼，但什么也没有看到。

*

走近大天使公寓楼，我意识到自己一举一动会受到监控。厅内摆放着鲜花：朵朵非洲菊在簇拥的叶子间烂漫地盛开；一台摄像机俯视着门厅。有监控的大楼是安全的，安全的大楼是给人带来快乐的。

几天前，艾蒂安纳糕点房柜台的那位年轻女子告诉我说，我很快乐。当时，我订购了七个羊角面包。给我找零钱时，她说：“你是一位快乐的人。”

我睁大眼睛望着她，一副全然不信的神情，以致于她眼睛不敢直视我。

“你总是哼着小曲。”她感觉或许有必要解释一下，于是低声说到。

“这是我的工作。”我说。我对自己的尖酸刻薄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当一位顾客进店时，我乘机溜掉。

我把一周的羊角面包都放进了冰箱，只留了一个在外面。这



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正哼着同一首舒伯特^①晚期创作的不大人调的歌曲:

我看见一个人眼睛向上凝视
双手痛苦地紧握。
我看见他的脸时为之战栗。
月光暴露了我自己。

我煮上咖啡,倚窗远眺。从八楼上可以看到远处的圣保罗大教堂、克罗伊登和海格特墓地。穿过满园褐色的公园,还可以看见对面的尖塔、高楼和烟囱。伦敦让我有些心绪不宁——即使从这样的高度望去,也不能清晰地看到田园风光。

不过这里不是维也纳,也不是威尼斯。也不是我的家乡英格兰北部,那里有一览无余的旷野。

诚然,哼歌也不是我的工作。我有一个多月没有拉舒伯特了。我的小提琴比我更思念舒伯特。我调了一下琴弦,带着小提琴进了隔音室。没有外界的光和声音,铜器上的电子,丙烯上的马鬃创造了我的感觉印象。

我不会演奏我们四重奏团演奏过的乐曲,我不会演奏任何使我回想起最近与人演奏过的乐曲。我要演奏舒伯特的乐曲。

我的托诺尼小提琴听到这个建议仿佛要噤声了。这当然是值得欣喜的了:

清澈的小溪里
随心所欲的鳟鱼

① 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以歌曲创作为主,一生留下艺术歌曲600余首,主要作品有《魔王》、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冬之旅》、《未完成交响曲》、《C大调交响曲》等。



快乐匆忙地
如箭一般从我跟前游去。

我演奏着这句歌词，演奏钢琴右手面的跳跃和跳进，我就是鳟鱼，我就是垂钓者，我就是小溪，我就是旁观者。我演唱着这句歌词，下巴紧缩，上下移动。托诺尼没有反对，而是发出共鸣。我用A调、B调和E调降半音弹奏。舒伯特不会反对，毕竟我并没有改编他的弦乐四重奏。

钢琴的调子对小提琴太低时，小提琴就会跳高八度音。小提琴就这样比乐谱高八度音演奏着这句歌词。唉，那要是一把中提琴的话……不过我已有多年没有拉过中提琴了。

我最后一次拉中提琴是在十年前，当时我正在维也纳念书。维也纳是我魂牵梦绕之地，我暗自思忖：是不是我错了？是不是我视而不见？我俩之间痛苦的平衡在哪里？在维也纳失去的，再也难以挽回。

多年前我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不管是爱还是不爱，我都没法在那个城市继续停留。我绊了一跤，脑子卡了壳，我感受到了每一次呼吸的压力。我告诉她我要走了，于是我就走了。一连两个月，我啥事没做，甚至也没给她写信。我只身来到了伦敦。过去发生的事情虽已烟消云散，但却去得太迟了点。朱莉娅，你如今身在何方？难道我真的是不可饶恕的吗？

二

维尔日妮不愿意练琴，却要我给她授课。我教过比她更糟的学生——比她还漫不经心的学生——但却没有哪一位比她更令人感到泄气。

我穿过公园来到她的公寓。公寓里暖气开得太足，而且满屋子



的粉红色。在过去,我对此并不感觉心慌意乱。可现在当我踏进盥洗室,我就感到畏缩了。

粉红色的浴室,粉红色的面盆,粉红色的马桶,粉红色的坐浴盆,粉红色的瓷砖,粉红色的墙纸,粉红色的小地毯。刷子、香皂、牙刷、绢花、手纸等全都是粉红色的。甚至连那个小小的脚踏垃圾箱都是浅粉色的。我非常熟悉这个小垃圾箱。每次在这里睡觉时我都在想我是如何打发我和她的时间的。她比我小十六岁。她不是那种我想要过一辈子的女人。可是,一旦开了头,就没停止过。她希望这样,我也乐得顺水推舟,我想这是出于欲望与孤独,也出于懒惰和散漫。

授课时才感到明显的距离。今天该上巴赫的变奏曲:E大调。我让她连贯地演奏一遍,不过加伏特舞曲结束后我就让她停了下来。

“你难道不想知道结尾是怎样的吗?”她兴高采烈地问。

“你练得还不够。”

她一脸愧疚的表情。

“从头开始。”我建议道。

“从加伏特舞曲开始吗?”

“从前奏曲开始。”

“你是说第17小节吗?我知道,我知道,我应该自始至终用腕关节拉E弦。”

“我是说第1小节。”

维尔日妮有点生气了,她把琴弓在浅粉红色的丝垫上一搁。

“维尔日妮,问题不在于你做不到,而在于你没有做。”

“做什么?”

“想着音乐。唱一唱第一句,就唱一下。”

她拿起琴弓。

“我是说,用嗓子唱。”



维尔日妮叹了口气。接着她就准确而又合拍地开始唱：
“Mi-re-mi si sol si mi-fa-mi-re-mi……”

“你在唱歌的时候难道就不能不夹带那些毫无意义的音节吗？”

“老师就是这么教的。”她眼睛一亮，冒了一句。

维尔日妮来自法国尼永。对于那个地方，我除了知道它位于阿维尼翁附近之外一无所知。她曾经两次邀请我同她一道回去，后来便不了了之了。

“维尔日妮，问题不在于一个音符接一个音符。第二组 mi-re-mi 应该带点第一组的记忆。就像这样。”我拿起自己的小提琴示范。“要么这样，要么在某种程度上像你自己那样。”

她开始拉琴，这次拉得很好，便接着拉。我闭上眼睛。一大碗肉菜杂烩直袭我的感官。天色已晚，冬天已至。她是那么年轻，可练琴却那么不勤奋。她才二十一岁。我的思绪又飞到了另一个城市，我又想起了另一个女人，她当时也是那么年轻。

“我该接着练吗？”

“是的。”

我告诉维尔日妮松开腕关节，一会儿观察她的音准，一会儿提醒她注意力度变化，甚至提醒她保持分弓——不过这一切她都知道。下星期她会取得一些进步，一丁点儿进步。她很有天赋，就是不愿下功夫。按推测尽管她是一名全日制的学生，但音乐对她而言不过是她诸多事项中的一项罢了。她正为大学里的比赛发愁，因为她要在比赛中演奏这首变奏曲。她正想卖掉她的米尔蒙小提琴，再让她父亲为她买一只早期的意大利小提琴——她父亲为她提供的生活水准不大像是学生生活。在这里她有一大圈熟人，在法国各地有好几十位会随时造访的朋友，广为联系的亲戚，以及依然同她保持良好关系的三位前任男友。迄今为止，我与她保持这种关系已经一年有余了。

至于记忆中的那位，我依稀见她闭上眼睛，独自演奏着巴赫的



曲子：一段英国组曲。她的手指在琴键上轻轻滑动。或许由于我突然动了一下，她那双充满爱意的眼睛转了过来望着我。许多听众正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她的演奏。谨让我相信：她仍在呼吸，她仍然活在世上，活在这个缘分天空的某个地方。

三

马焦雷^①四重奏团正聚集在我们的标准场地排练。那是海伦的一栋由马厩改建的一楼一底的小房子。

海伦正在煮咖啡。屋里只有我和她在。午后的阳光斜射进屋。唱片中一位女子用柔和的嗓音正演唱着科尔·波特^②的歌曲。在一个抽象派艺术风格的松木书架下面，四张深蓝色的没有扶手的椅子摆成圆弧形。在这间开放设计的厨房兼起居室兼饭厅三用房的角落里，摆放着一个中提琴套子和两三个乐谱架。

“一块呢，还是两块？”海伦问道，“我老是健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倒不像是一个人把自己喝咖啡的习惯都忘记的那种情况。你有喝咖啡不加糖的习惯吗？有时你根本没有这个习惯。哦，昨天我碰见一个人，他在问候你。是尼古拉斯·斯帕雷。他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不过人们越是读他的文章，他就越是变得尖酸刻薄。迈克尔，让他给我们写篇评论如何？他非常迷恋你，我敢肯定是这样。每次我一提起你，他就皱眉头。”

“谢谢你，海伦。我够了。”

“当然我也够了。”

“他不迷恋其他同事吧？”

“你可没这么了不得。”

① 马焦雷是意大利语maggiore（大调）的音译。

② 波特（1892-1964）美国作曲家、抒情诗人，著有音乐喜剧《5000万法国人》、《吻我吧，凯蒂》及歌曲《让我们干吧》、《跳起比津舞》等。



“园艺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都十一月份了，迈克尔，”海伦说，“更何况我已经洗手不干园艺了。给，你的咖啡。你觉得我的头发怎么样？”

海伦是一头红发，发型一年一变。今年她做的是一种随意卷成的发型，当然也不乏精心修饰的痕迹。我点头表示欣赏，接着就专心地喝咖啡。

门铃响了。来者是海伦的哥哥，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皮尔斯。

他躬身进屋，吻了一下自己的妹妹——他只比妹妹高一两英寸——跟我打了个招呼，脱下他那件别致但破旧不堪的厚重长大衣，取出小提琴后咕哝道：“关掉那东西，好吗？我要调音。”

“哦，就放完这首。”海伦说道。

皮尔斯亲手关掉了唱机。海伦没有开腔。皮尔斯喜欢我行我素。

“比利这家伙在哪儿？”他问道，“他排练总是迟到。他打电话来了吗？”

海伦摇了摇头。“要是你住在劳顿或莱顿什么的，我想你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莱顿斯通。”我说。

“当然，”海伦假装受到启发。伦敦对她而言就是一区。除了比利之外我们全都住在中心位置，住在贝斯沃特及其附近，离海德公园和肯辛顿花园只有一步之遥，尽管条件各异。皮尔斯非常容易被激怒，甚至到海伦家不到几分钟就变得愤愤不平的样子。他住在一个封闭的地下室。

过了一会，海伦悄悄问他昨晚玩得咋样。皮尔斯昨晚去听了斯泰夫四重奏团的演奏，多年来他一直崇拜这个四重奏团，该团演奏的全是贝多芬的作品。

“啊，不错，”皮尔斯咕哝道，“可是对于斯泰夫你很难说。昨晚，他们隆重开场，音色非常美——非常自我陶醉。我现在开始讨



厌第一小提琴手那张脸了：他那张脸一年比一年消瘦凹陷。他们一演奏完《大赋格》就全体跳了起来，就好像他们刚刚杀死了一头狮子似的。当然观众都疯狂起来了……埃丽卡来电话了吗？”

“没有……原来你不喜欢这场音乐会。”

“我可没这么说，”皮尔斯说。“该死的比利在什么地方？他要是每迟到一分钟，我们就罚他一块巧克力饼干。”调好音之后，他用拨奏乐曲四分音拉了一个快音型。

“那是什么？”海伦问道，差点把咖啡都溅了出来。“别，别，别，别再弹了。”

“我在尝试作一首比利式的乐曲。”

“那可不公平哟。”海伦说。

皮尔斯假惺惺地笑了一笑。“比利还只是一只刚刚会飞的小鸟。二十年后他将长成一个羽毛丰满的怪物，给科文特花园——如果它还在那里的话——写出点了不起的东西来，醒来之后就变成了威廉·卡特勒爵士。”

海伦一阵哈哈大笑，接着打住。“好了，好了，别说风凉话了。”她说。

“我有点担心，”皮尔斯接着说，“比利一直在大谈他正致力于搞的东西。”他转身看了看我的反应。

“他真的建议我们演奏他写的曲子？”我问道。

“没有。事实上没有。还没有呢。那只是我的一种直觉罢了。”

“我们何不翘首以待？”我建议道。

“我不赞成，”海伦慢条斯理地说，“要是我们不喜欢，那就糟糕了——我是说要是它真的听起来像你刚才迸发出来的那样。”

皮尔斯别扭地笑了笑。

“噢，我觉得从头到尾浏览一遍没有什么不好。”我说。

“要是我们当中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那该怎么办？”海伦问



道。“四重奏就是四重奏。如果那样可能会导致某种紧张。不过，要是比利脾气随时都很暴躁，那可就糟糕透顶了。所以麻烦就在这里。”

“海伦式的逻辑。”皮尔斯说。

“可是我喜欢比利——”海伦刚开口就被打断。

“我们都喜欢比利，”皮尔斯打断了她的话，“我们彼此都喜欢对方，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就这件事情而言，显然，在比利向我们展示第四首拉祖莫夫斯基的作品之前，我们三人应该仔细考虑考虑我们的位置——我们共同的位置。”

我们正想再说点什么，比利就到了。他筋疲力尽地把自己的大提琴拖了进来，说了一声抱歉，看见巧克力饼干时非常高兴——海伦就知道他最喜欢吃巧克力饼干了——他狼吞虎咽地吞下几块，感激地接过咖啡，又说了一声抱歉后便开始调音。

“莉迪娅把车开走——看牙医去了。慌里慌张的——差点忘了勃拉姆斯的乐谱。中心线路——堵得不可开交。”比利前额冒汗，上气不接下气。“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再也不迟到了。再也不迟到了。”

“再来一块饼干，比利。”海伦充满柔情地说。

“买部手机吧，比利。”皮尔斯一副长官口吻慢条斯理而又盛气凌人地说。

“为什么？”比利问道。“为什么我该买手机？为什么？我既不是皮条客，又不是管子工。”

皮尔斯摇了摇头，只好作罢。比利实在太胖了，而且会越来越胖。他总会为一些家庭琐事和金钱问题分心，为汽车保险和作曲事宜所困扰。尽管他是如此的令我们失望，遭到我们指责，可他还是永远不会按时的。不过他的琴弓一旦落到琴弦上，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提琴家，他的琴声轻柔、意蕴深远：他是我们和谐的基石，他是我们可以信赖的磐石。



四

马焦雷四重奏团每次排练都是这样开始的：四种乐器齐奏一支简单而缓慢的三个八度音阶。有时是大调，正如我们的乐团名称；有时是小调。这取决于我们即将演奏的第一首歌曲的调子。不管前两天我们的生活是如何令人焦虑，不管我们关于人与政治的争论是多么的伤感情，不管我们关于演奏什么曲目以及如何演奏在认识上的差异是多么的发自内心，只要我们一演奏这个开场白，它就会提醒我们：我们是和谐统一的整体。演奏这支音阶时我们尽量不左顾右盼；就好像无人领奏一样。甚至第一个弱拍也仅仅是皮尔斯轻轻吹奏的，而不是由头部动作示意的。每当我演奏时，我总是把自己融入到这个四重奏团的灵魂中去。我变成了音阶中的音乐。我冲淡了自己的意愿，让情感自由释放。

五年前亚力克斯·福莱离团后，我就被皮尔斯、海伦和比利视为第二小提琴手的合适人选。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乐曲段子，一起排练，事实上一同演奏过好几场音乐会，但从未演奏过这种音阶。我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我们最近的一次音乐会是在设菲尔德。音乐会结束两个小时后的午夜时分，皮尔斯给我的旅馆房间打来电话说，他们都希望我能参加他们的乐团。

“太好了，迈克尔，”他说，“海伦坚持要你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尽管只是针对他妹妹的寥寥数语，而且毫无疑问她妹妹就在电话那端，我听得出来他十分高兴。两天后回到伦敦，我们聚集排练时就开始演奏这支音阶。音乐声起，平静而几乎没有颤抖效果，我感到由衷的幸福。当音阶上升到至高点停顿时，我左顾右盼看了一下我的同事。我看到皮尔斯把脸轻轻地背了过去，这令我大吃一惊。皮尔斯不是那种为音乐之美而无声哭泣的音乐家。我不知道他



脑子里在想什么。也许,再次演奏这支音阶的时候,他多少有点想让亚力克斯离开的意思。

今天我们正在排练一两支海顿^①的四重奏和一支勃拉姆斯^②的曲子。海顿的作品值得称道;他的作品总是给人带来快乐。作品中的难点我们都能够理解,因而大家能达到默契。我们喜爱海顿,他又使我们相互喜爱。而勃拉姆斯却不是这样。他总是给我们这个四重奏团带来磨难。

不管怎么讲,我对勃拉姆斯没有丝毫喜爱,皮尔斯对他简直无法忍受,而海伦对他却很崇拜,比利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在爱丁堡即将演出的一个音乐会要求我们演奏一点勃拉姆斯的作品,而负责节目编排的皮尔斯接受了这种推脱不掉的节目安排,并选择了第一首C小调弦乐四重奏。

我们一口气把第一乐章演奏完。

“节奏真好。”海伦眼睛看着乐谱,低着头怯生生地说。

“我觉得有点夸张。我们可不是布什四重奏团。”我说。

“你最好别说布什四重奏团的坏话。”海伦说。

“我可没说。不过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说得倒是自高自大的。”海伦说。

“那,我们应该继续呢,还是结束?”我问。

“结束,”皮尔斯厉声说道,“简直乱得一团糟。”

“精确是关键,”比利一半是自言自语地说,“就像勋伯格^③—

① 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对交响乐、弦乐四重奏两种形式做出贡献,一生创作丰富,有交响曲、弦乐四重奏、三重奏、歌剧等。

② 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深受其挚友舒曼夫妇的器重和赏识,作品多为非标题音乐,既继承古典传统,又有情思蕴藉、富于想象的个人风格,代表作有交响曲4部、合唱曲《德意志安魂曲》等。

③ 勋伯格(1874~1951)奥地利裔美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追求无调性创作手法,创立十二音体系,作品有弦乐六重奏《净化之夜》、交响诗《佩利亚斯和梅丽桑德》,论著有《和声学教程》等。



样。”

海伦叹了口气。我们又开始排练。皮尔斯让我们停下。他盯住我说：

“就是你，迈克尔。你总是莫名其妙地把人搞得紧张兮兮的。没人让你说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哦，是他让我说的。”

“到哪儿了？”皮尔斯问道，就像是对一个小白痴说话，“究竟演奏到哪儿了？”

“第15小节。”

“那一段音乐没有我的声部。”

“真倒霉！”我立刻说。皮尔斯怀疑地浏览了一下我的声部。

“丽贝卡要和斯图尔特结婚了。”海伦说。

“什么？”皮尔斯猛然问了一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是萨莉告诉我的。萨莉是听丽贝卡的母亲说的。”

“嫁给斯图尔特！”皮尔斯说，“噢，我的上帝。她生下的孩子都会脑死亡的。”

比利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我们排练时的谈话总是有些断断续续、生硬粗暴，还有些与排练毫不相干的东西，这与我们努力创造的精确与表现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比如说，海伦通常心直口快。有时心声先于言辞，有时又言辞先于心声。

“我们接着排练。”比利建议道。

我们排练了几分钟。这会儿的排练总是有些抢节奏，谈不上流畅。

“我真有些上不了场，”比利说。“我真没用，感觉B调总要快四小节。”

“皮尔斯在第41小节的地方就像一只咯咯叫的火鸡突然冒了出来。”海伦说。

“别恶语中伤，海伦。”他哥哥说。